

## 创作《隐之系列》的点滴随想

我六岁时练习书法，少年时学习油画，大学时学的是现代工业设计，接受的都是西方美学和西方审美思想。另外，我自身又偏爱西方的后表现主义，因此，前十年我的画的主题基本上是以人生，生与死，女人等等来表现个人情感。虽然这些主题是受西方思潮影响，但在绘画表现上却应用了中国书法的技巧，那多半是因为从小练习书法的缘故，因此不自觉地就以书法的韵笔线条来表达画面。其中不同的粗细线条代表情绪的阴阳，把各种各样的粗细不匀的线条放在一个画面里，那是受中国近代书画大师石涛的艺术思想“不似之似似之”的影响，在纷杂错落的看似“不似”的线条中让画中的内容自己显现出来倒也有一番“隐逸”的“似”的境地。

“隐逸”是近来重读中国传统绘画史书籍时，特别有感悟的字眼，觉得这个“隐逸”情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绘画历史，也因此明白了东方美学及东方人格含蓄的出处。逐渐，我绘画的内容转向表达东方哲理和审美。几年前因画“观音”悟出了“大道若隐”，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些系列，近年来因对“隐逸”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隐”的思想在最近的作品里也就无法躲避了。

这个“隐之系列”中运用的主体，有来自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或民间流传的各种吉祥图案，它们或人物、或动物。也有来自于敦煌壁画中的带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我觉得这些民间的吉祥图案或是人物形象对表达“隐逸”思想特别合适。通过人物的动作、动物名字的谐音，或是特定的图案来寓意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其实这就是一种“隐”。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本身也就是一种隐喻。

我发现在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中，对“隐逸”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用快速的笔法随心所欲画出隐逸之气，即像现在的大写意和泼墨山水；还有一种是用文学中的“借喻”，通过对宏伟山水的描绘加上寥寥几笔对渺小人物的勾勒来展现隐居隐士的生活境界。我的这个“隐之系列”在创作手法上结合了这两种表达方法，一是运用大量的水，让其在画面上自然形成“痕迹”，如石涛所说的“墨受于天，画可从心”那样去让水墨自己去主导着画面。二是运用貌似错乱的线条让主角隐起来，但又“无形而神”地将这种无形的永恒精神和气韵表达出来。这是我画“隐之系列”的一个愿望。